



子略卷三

戰國策

高氏

似孫 續古

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采擇後之人遂以為天下奇書予惑焉每讀此書見其叢脞少倫同異錯出事或著於秦齊又復見於楚趙言辭謀議如出一人之口雖劉向校定卒不可正其淆駁會其統歸故是書之汨有不可而辨者况於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二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於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攷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日此乎柳子厚嘗謂左氏國語其闕深傑異

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繫於聖
余懼世之學者惑其文采而論其是非作非國語昔
讀是書殊以子厚言之或過矣反覆戰國策而後三
嘆非國語之作其用意切用功深也予遂效此盡取
戰國策與史記同異又與說苑新序雜見者各彙正
之名曰戰國策考

管子

尹知章注三十卷
佑管氏指畧二卷

古者盛衰之變甚可畏也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
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
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况又有出
於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
足以銷靡破鑿變徙刻削而迄無餘脉吁一何易耶

九合之力一霸之圖於齊何有也使天下一於兵而
忘其為農天下一於利而忘其為義孰非利也而乃
攻之以貪騁之以詐孰非兵也而乃趨之以更行之
以一切先王之所以經制天下者煙散風靡無一可
傳嗚呼仲其不仁者哉而况井田既壞槩量既立而
商鞅之毒益滋矣封建既隳詩書既燎而李斯之禍
益慘矣索誰之咎耶漢唐之君貪功苟利兵窮而用
之無法民削而誅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鞅斯之所
不為者豈無一士之智一議之精區區有心於復古
者而卒不復可行蓋三代之法其壞而掃地久矣壞
三代之法其一出於管仲乎劉邵之志人物也曰管
仲曰商鞅皆以隸之法家李德裕以邵之索隱精微

研幾玄妙實天下奇才至以管仲與商鞅俱人物之品往往不倫德裕顧未嘗熟讀其書耳邵所謂皆出於法者其至論歟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使齊盡變其功利之習僅庶幾於魯耳然則安得而變哉聖人非有志於變齊也古之不可復也為可嘆耳

尹文子

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錄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略則學老氏而雜甲韓也其曰民不畏死由過於刑罰者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則知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有希於老氏者也又有不變之法曰等

之法理衆之法平準之法此有合於申韓然則其學雜矣其學淆矣非統乎道者也仲長統為之序以子學於公孫龍按龍客于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齊宣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年則子之先於公孫龍為甚明非學乎此者也晁氏嘗稱其宗六藝數稱仲尼孰攷其書未見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僅稱誅少正卯一事耳嗚呼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以熏蒸染習變幻捭闔求騁於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流一掃群異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韓非子

士生戰國才不一伸抱智懷謀其求售殊切切亦可

憐也商鞅以法治秦李斯又以法治秦秦之立國一出於刑罰法律而士以求合者非此不可始皇一見韓非之書喟然嘆曰寡人得見斯人與之游死不恨矣始皇所以惓惓於非者必有所契者今讀其書往徃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厲刑名背詩書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非迄坐是爲斯所殺而秦即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爲切於事情者惟其切之於求售是以先爲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發歟嗚呼士生不遇視時以趨使其盡遇固

無足道而况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之不遇者乎揚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墨子

韓非子謂墨子死有相里氏之墨相芬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其爲說異矣墨子稱堯曰采椽不斷茅茨不剪稱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又引若保赤子發罪惟均出於康誥秦誓篇固若依於經據於禮者孟子方排之不遺一力蓋聞之夫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鄭聲恐其亂雅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墨之爲書一切如莊周如申商如韓非惠施之徒雖不關可也唯其言近乎譎行近乎誣使天下後世人

盡信其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不可不加闢也嗚呼孟子之學一於羽翼群經推尊聖人者歟異時有纏子者脩墨子之業唯曰勸善兼愛墨子重之嗚呼學墨子者豈學此乎

鄧析子

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猷嗣子太叔爲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猷嗣於是爲不忠攷其行事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與威者君之策其意義蓋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其操兩奇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治而子產誅之蓋則與

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夫傳者乃曰猷殺鄧析是爲不忠鄭以衰弱夫鄭之所以爲國者有若禪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產之告太叔曰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子產惠人也固已不純乎德他何足論哉不止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也嗚呼春秋以來列國棊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揉輔於爭抗侵凌之域豈復知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爲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爲度以威爲神乎析之見殺雖猷之過亦鄭之福也

亢桑子

孔子曰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亢桑子之謂歟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老氏表莊列皇皇乎清虛冲澹之風矣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真經上既不知其人之僊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襄陽處士王褒來獻其書書褒所作也按漢略隋志皆無此書褒之作也亦思所以趨世好迎上意耶今讀此編徃徃采諸列子文子又采諸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徃徃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太史公作莊周列傳固嘗言其語空而無實而柳宗元又以爲空言之尤皆足知其人決其書然柳氏所見必是王褒所作者

鷓冠子

春秋戰國間人才之偉且多有不可勝者不得其時不得其位不得其志退而藏之山谷林莽之間無所泄其謀慮智勇大抵見之論著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忘而其志亦可窺見其萬一者矣是以功名之念有以怵其心利害之機有以蕩其慮而特立獨行之操不足以盡洗見聞之陋也是其爲書不出於黃老則雜於刑名是蓋非一鷓冠子而已也柳子厚讀賈誼鵬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鷓冠子得其書讀之殊爲鄙淺唯誼所引用者爲甚美餘無可言者列僊傳曰鷓冠子楚人隱居衣弊履穿以鷓爲冠莫測其名著書言道家事則蓋出於黃老矣

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
灼熱天下天高而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
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至曰鳳鳥陽之精
麒麟陰之精萬民者德之精嗚呼亦神矣

孫子

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魯兵也不重傷不禽
二毛不以阻隘明恥教戰宋兵也少長有禮八節和
睦晉兵也制國作政以寄軍令齊兵也僕三千人有
紀有綱秦兵也伐晉之舉喪乃止焉楚兵也周衰制
隳法蕩政不克綱強弱相凌一趨於武侈兵圖霸干
戈相尋甚可畏也其間謀帥行師命意立制猶知篤
禮信尚訓齊庶幾三代仁義之萬一焉耳殊未至於

毒也兵流於毒始於孫武乎武稱雄於言兵往往舍
正而鑿奇背義而依詐凡其言議反覆奇變無常智
術相高氣驅力奮故其書所述韜匱所傳至此皆索
然無餘澤矣先儒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猶言
學者也吳越交兵勝負未決武居其間豈無所以為
強吳勝越者二十年間屢旣以戰死夫差旋喪其
國方是時武之術不行於他國特見信於吳而武之
言兵亦知為吳計而已成敗興亡易如反掌固無待
於殺天下後世兵其可以智用歟

吳子

自有春秋而天下日窮於兵孫武以言兵建於吳吳
起以言兵售於魏各以書名家然讀吳子其說蓋其

孫武哉然其不相侔也起之書幾乎正武之書一乎
奇起之書尚禮義明教訓或有得於司馬法者武則
一切戰國馳騁戰爭也謀逞詐之行耳武侯浮西河
下中流喟然嘆曰美哉山河之固山之寶也起言之
曰在德不在險德之不修舟中之人不敵國也斯言
之善質於經求之古奚也焉反覆此已則所教在禮
所貴在禮夫以湯武仁古不之起誠有間求之於齊
魯晉行秦楚之論兵者起庶幾乎武侯賢矣聽起者
馬矣君臣之遇不為不厚矣不問一生棄如散徒大
名志業迄不一就士之思古安得不之息於斯若其
當新雉之國輔未壯之君馭不附之大臣臨未信之
百姓而乃明法審令之疎遠之公族指不急之庶官

持意太過操制太嚴是所以速禍耳起乃踈於此耶

范子

范子之事不亦奇乎蠡相越王勾踐深謀隱策者一
十二年迄吳亡大雪越恥勾踐霸拜蠡上將軍蠡即
日上書勾踐扁舟五湖聞然無聲又浮海入齊變姓
名鷓夷子皮父子治貲數十萬齊聞之延為相有頃
上相印盡散其所有獨懷重寶行次乎陶天下稱陶
朱公嗚呼智哉唐王績詩范蠡何智哉單舟戒輕裝
與吾言合節蠡方居齊以書傲大夫種曰鷓鳥盡良
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王長頸可共患難不可共樂合
亟圖之嗚呼此非蠡之言計然之言也初有計然者
遨遊海澤自稱漁父蠡有請曰先生有陰德願令越

社稷長保血食計然曰越王烏喙不可以同利蠡之
智其有決於此乎此編卷十有二徃徃極陰陽之變
窮曆數之微其言之妙者有曰聖人之變如水隨形
蠡之所以俟時而動見幾而作者其亦有得乎此計
然濮上人姓章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

鬼谷子

隋志有樂法一卷又有
鬼谷先生占氣一卷

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雋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
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挾險怪
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
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闢一闔
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徃徃有
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

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
謀詭祕有金匱韜略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
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
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
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
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責事無
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
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
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曠者不亦幾乎
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
遊僊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
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

谷注其書者樂臺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知章

子略卷三

子略卷四

呂氏春秋

高氏 似孫 續古

淮南王尚奇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
流無不雷奮雲集蜂議橫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
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
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
英茂聚駿豪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
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
為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間耳不
能聞惟墻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
東至開悟南撫多鷄西服壽靡北懷靡耳何以得哉

國語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韋以此書暴
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與千金人卒無一敢
易者是亦愚黔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
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爲之愚矣異時亡
秦者又能屠沽負販不一知書之人嗚呼

黃石公素書

梁肅圮橋石表曰黃帝氏方平蚩尤時乃玄女啓符
風后行誅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授兵留侯演成
易稱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蓋謂是矣東坡以爲子房授書於圮上老人其事其
怪安知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世不察以
爲鬼物亦已過矣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

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圮
上老人之所深惜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
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
而就大謀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在能忍與
不能忍之間耳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
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豈出於張良
者乎按黃石公又有三略三卷兵書三卷三奇法一
卷陰謀軍祕一卷五壘圖一卷內記敵法一卷祕經
一卷記一卷又有張良經一卷其出於三略素書者
乎

淮南子

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聲峻瓌磊他人制作不可

企攀者又慕其離騷有傳窈窕多思致每曰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必複也淮南之奇出於離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辯謀出奇馳雋所以其書駁然不壹雖然淮南一時所延蓋又非止蘇飛之流也當是時孝武皇帝雋銳好奇蓋又有甚於淮南內篇一陳與帝心合內少君下王母聘方士搜蓬萊神僊譎恠日日作新其有感於淮南所謂崑崙增城璇室懸圃弱水流沙者乎

賦雖不僊猶饗多壽正何爲者卒不克終士之誤人一至于此然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往往愛其書况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唯揚雄氏曰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太史公之用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耳悲夫

賈誼新書

養氣之學孟子一人而已士之有所激而奮者極天地古今之變動山川草木之情狀人物智愚賢否是非邪正之銷長有觸於吾心有干於吾氣慮遠而志善事切而憂深其言往往出於危激哀傷之餘而其氣有不可過者舉天地今古山川草木人物盛衰之變皆不足以敵之嗚呼此屈原賈誼之所爲者乎皮

日休讀賈誼新書嘆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傷而雅唯蘇公軾以爲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論亦奇矣以余觀之雖東坡亦不能自用其才况賈生乎又曰觀其過湘作賦以吊屈原紆鬱憤悶擢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嗚呼此東坡以志量才識論誼者非誼之所及也是蓋孟子之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耳蘇公有之

桓寬鹽鐵論

鹽鐵論者漢始元六年公卿賢良文學所與共議者也漢制近古莫古乎議國有大事詔公卿列侯二千

石博士議郎雜議是以廟祀議伐匈奴議捐朱厓而石渠論經亦有議皆所謂詢謀僉同者也初武帝以師旅之餘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鹽鐵酤酒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務本抑末不與天下爭利乃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之班氏一贊專美乎此顏師古曰元帝然觀一時論議其所問對非不伸異見騁異辭亦無有犖然大過人者其曰行遠者因於車濟海者因於舟成名者因於資則一時趣尚可乎矣又曰九層之臺傾公輸子不能正大朝一邪伊望不能復則一時事體可知矣夫上有樂聞下無隱議得失明者其言達利害決者其慮輕不決一言何取群議審此亦足以占士氣觀國勢矣然元

帝詔書乃曰公卿大夫好惡不同雅說空進而事亡成功此誠言也天下後世同此患也吁

王充論衡

論衡者後漢治中王充所論著也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為言皆敘天證敷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詳詳則理義莫能覈而精辭莫能肅而括幾於蕪且雜矣漢承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所以崇厲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嚮風承宣日趨於大雅多聞之習凡所撰錄日益而歲有加至後漢盛矣往往規度如一律體裁如一家是足以雋美於一時而不足以準的於來世何則事之鮮純言之少擇也劉向新序說苑奇矣亦復少

探索之工闕詮定之密其敘事有與史背者不一二書尚爾况他書乎袁宏後漢書云充作論衡中之未

太元經注

宋衷

陸績

蔡文邵

虞翻

范望

章察講疏四十六卷

王涯又有說一卷

宋惟幹

林瑀又有說

杜元穎

郭元亨

陳漸

范諤昌

林共圖一卷

王長文晉通元

太元經

易可準乎曰難矣何為其難也曰天地人之理混淪於未畫之前二三聖人察天之微窺地之奧以神明夫人之用文王因伏羲孔子因義文而易道極矣文王非舍伏羲孔子非舍義文而自為之書也易經三聖以經天地人之道是道也吉凶悔吝消息盈虛雖天地鬼神無所藏其蘊而匹夫匹婦可與知者也楊雄氏欲以一人之力而規三聖所成之功是為難乎

子雲豈不知此者然則子雲亦有得於易之學而欲自神其用其曰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腹心為玄此子雲之所以神者也子雲之意其疾莽而作者乎哀平失道莽輒亂常子雲酌天時行運盈縮消長之數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存之於玄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家象大夫八十一部象元士而玄者君象也總而治之起牛宿之一度終牛宿之二十二度而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正君臣上下去就之分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為違天拂人賊臣盜國之戒子雲之意也子雲敢以此準易言者蓋以卦氣起于中孚震離兌坎分配四方六

十四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據此言之窒矣桓譚曰玄與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乎易故作太玄是知子雲者乎不知子雲者乎

新序說苑

河間王大雅文獻蔚然風流崇經尚文殫極禮樂而所尚醇正言議彬彬何其雍容不群如此也三代以下一人而已抑其時所遭者然歟磐石之宗莫可及之者向以區區宗臣老於文學窮經之苦崛出諸儒炯炯丹心在漢社稷奏篇每上無言不危吁亦非以其遭時遇主者如是歟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采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爲漢規監者盡在此書茲說苑新序之旨也嗚呼向誠忠矣向之書誠切切矣漢之政日益萎蕪而不振迄終於大亂而後已一杯水不足以救輿薪之火此之謂歟觀此則向之抱忠懷誼固有可憐者焉視河間之雅正不迫亦一時歟

抱朴子

自陰符一鑿而天地之幾盡洩玄經一吐而陰陽之妙益空所謂道者非他只天地之奧陰陽之神而已神而明之可以贊化育經範圍可以治國平天下可以脩身養性而致長年可以清淨輕虛而與之俱化予自少惑於方外之說凡丹經卦義祕笈幽篇以至吐納之香餐鍊之粹沉潛啓策幾數百家靡不竭其

精而賸其隱破其銜而造乎中猶未以爲得也於是
棄去日攻易日讀繁辭所謂天地之幾陰陽之妙相
與橐籥之甄治之而吾之道盡在是矣所謂吾之道
者非他道也吾自得之道矣及間觀稚川弘景諸人
所錄及內外篇則徃徃皆糟粕而筌蹄矣今輒書此
以斷內外篇則吾之道亦幾於鑿且吐矣後之悟者
必有會於吾言

文中子

道始於伏羲終於孔子孔子以來二千餘年矣孟軻
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皆祖述孔子而師尊之若
通拳拳於六經之學自孟子而下未有也續書以攷
漢晉之事續詩以觀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

疑易止於讚禮樂止於論嗚呼通之用心足以知聖
人矣世率以是疵王氏是殆未知其所以知聖人者
乎善乎日休皮氏之言曰禮之篇二十有五詩之篇
三百六十元經之篇三十一易之篇七十孟子能踵
孔子而贊其道復乎千世可繼孟子者通也按杜執
禮所作文中子世家又有樂論三十篇讀書一百五
十篇元經凡五十篇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
稽夏璠問禮於河東開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攷樂
父仲華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至是畢矣陸
之謂之王氏六經嗚呼蓋自孟子歷兩漢數
僅稱揚雄歷六朝數百年而僅稱王通歷唐
而唯一韓愈六經之學其著

匪難乎異時房衛諸公共恢文武以濟貞觀之盛亦天命也此蓋出於司空表聖之言其尚知道乎

元子

元子曰人之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人之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郡縣不如媚於廐媚於室人之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聚積不如貪於道貪於閑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貪溺不如忍於貧苦忍於棄廢英哉斯言次山平生辭章竒古峻絕不蹈言古今其觀柳柳州抑文英啣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猶有一說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如江漢諸詩所以寫宣王中興之美者皆系之雅唐旣中興而磨崖一碑乃以頌稱皮郎

豈不能致思乎此耶初結居商餘山著書其序謂天寶九年庚寅至十二年癸巳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五言分十卷是蓋有意存焉卷首有元氏家錄紀其世次

皮子隱書

皮日休隱書六十篇有曰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又曰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又曰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者爵在其中又曰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嗚呼斯言也痛快哉

子略卷四

子略卷四



光

卷之二